

圃
通
话



忽如一夜“东风”来

“We are still alive(我们还活着)。”昨天起床后,我的手机蹦出这么一条信息,发信人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名老友(名字太长,这里隐去),上次和他相见,还是2012年7月。他是波兰人,和他的相识很偶然——九年前的欧洲杯,我们同在华沙的一个小酒吧里观看了波兰1比1战平希腊的揭幕战。这名当年的采访对象,在祖国球队战平西班牙,仍保有出线希望后,向我“炫耀”。

每次出国采访大赛,都会结实一些当地的朋友,东欧也在其中。根据联合国统计局的定义,东欧包括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而从人文地理上看,东欧的范畴更大,还得加上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

本届欧洲杯,俄罗斯、乌克兰、北马其顿、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兰和匈牙利携手出战,两轮小组赛,除了北马其顿,其他球队都有望晋

级淘汰赛,其中捷克和斯洛伐克还有望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线。东欧足球,完全有和其他欧洲强队叫板的资本。

事实上,东欧足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足球的“上古时期”,刚刚逼平世界冠军法国的匈牙利就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名字,苏联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才井喷。后来,东欧足球的佼佼者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遗憾的是,东欧剧变使得这一地区的足球一度一蹶不振,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由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挽回一些颜面。

回首东欧足球的历史,足球在这些国家的意义远远高于一项运动,不仅为曾经动荡的社会增加了凝聚力,还成为底层人民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

之一。对于东欧的孩子们来说,足球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曾随捷克斯洛伐克夺得1976年欧洲杯冠军的内霍达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听说内德维德曾因练得过硬而咳血,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在布拉格,在俄斯特拉法,在布尔诺,视足球为生命的人还有很多。”没错,只要东欧的街头还有以内德维德和莱万多夫斯基等为偶像苦练球技的孩子,东欧足球就不会远离春天。

让你说出土耳其作家,或许也只能说出一个名字:奥尔罕·帕穆克。

在一个大雪飞扬的夜晚,在伊斯坦布尔小巷灯光和《纯真博物馆》小说情节的指引下,我走进了隐藏在一条小巷里的纯真博物馆。《纯真博物馆》是一部虚构小说,跃入眼帘的4213个烟头和所有的藏品,却显得那么真实。

《纯真博物馆》就这样摆荡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就像奥尔罕·帕穆克。很多人都觉得帕穆克是土耳其的代表,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帕穆克和真正的土耳其文化格格



毅
言
堂



自虐的土耳其

欧

不入。土耳其人喜欢帕穆克,是因为他的作品能让人寻找到昔日奥斯曼文明的辉煌;土耳其人讨厌帕穆克,是因为他的作品也在感叹辉煌的逝去,让人直面落寞和萧条。

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就像帕穆克一样具有多面性。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伊斯坦布尔分成了欧洲区和亚洲区,欧洲区因为皇宫遗址变得金碧辉煌,而亚洲区就像古镇,人们悠然自得地抽着水烟吃着小吃,对我这样的外国游客完全视而不见。

从地理上来说,土耳其绝对是一个亚洲国家,97%的领土都在亚洲,那个被伊斯坦布尔抢尽风头的首都安卡拉也是一座亚洲城市。但在欧洲杯上,我们却能看到星月军团的身影。1962年开始,土耳其就离开亚足联加入了欧足联,但他们直到1996年才第一次打进欧洲杯决赛圈,2000

年才第一次在加入欧足联后打进世界杯(此前唯一的一次是还在1954年时的亚足联)。土耳其足球的自虐,也直接提升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土耳其队拿到了季军,这绝对是“亚洲足球”的天花板。

拜占庭和奥斯曼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但依然还是激励土耳其人前进的动力。这个地理上的亚洲国家,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作为欧洲中心和世界中心的美好。用和高手过招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是好强的土耳其足球愿意去做的,哪怕其在本届欧洲杯的成绩一塌糊涂,三场小组赛后就领了盒饭。

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迷,这就是土耳其,这就是土耳其足球,这样的落差就是“呼愁”。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穆克用土耳其语将忧郁称为“呼愁”:“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共同生命的方式。”

洲



III

倩
台
词



劝离垃圾食品? 给得太多了

第一个在体育版图上抓住商业联盟契机的行当,并非可乐或者别的快餐品牌,而是烟草业。大约150年前,烟草卡片就凭印于其上的体育明星人像,跟消费者及潜在消费者套起了近乎。进入21世纪后,体育圈和烟草业结束漫长联盟,商业剥离的过程不轻松。

“体育是否该接受非健康食品的赞助?”当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再起时,问题关键其实落在——如果没了眼前的这些赞助大户,有人能接盘吗?

体育是阳光、健康、向上的,但无论是具体到某一个庞大机构、某一项顶级大赛,抑或是某一项运动,继续存存的前提都是——首先得活下去。所以,即便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有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对非健康食品赞助体育大赛的动机与合理性置喙,尤其对它们可能对儿童与青少年造成的潜在影响担心,但体育圈对这些品牌的官方态度始终安如磐石。

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容易侵蚀健康,尤其对心理不设防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在看比

赛的同时被大量非健康食品广告猛烈存在感,想不爱屋及乌恐怕都难。

一方面是深度联盟。以风口浪尖上的可口可乐为例,疫情前它每年花在对外宣传上的投入已超过30亿美元,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进入了体育圈。它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的赞助合作分别始于1928年和1978年,与欧足联则是在1988年开始牵手。

另一方面,尽管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体育赛事的魅力已遭遇冲击,哪怕是立于赛事之巅最璀璨的两颗明珠,奥运会和世界杯,它们也面临守业挑战。

外部环境谈不上乐观,同时还有疫情来时而干扰,在如此情况下,体育世界想要跟“可乐们”说再

见的难度,已高过当日与烟草业的彻底分手了。

同时有必要一提的是,非健康食品行业对体育圈的聚焦从来不止步于顶级大赛。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后,越是国外那些为人称道的青训体系,越是少不了这些品牌的支持。在共生关系已如此深入的情况下,各取所需的商业笑容又怎是一些小风波能打破的呢?

提到国产抗战影视剧《亮剑》,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在剧中,独立团团团长李云龙一次次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毫不畏惧,纵使敌众我寡、身陷重围,依然敢于亮出宝剑,将劲敌斩落马下,体现出了自身的“亮剑”精神。

在本届欧洲杯,也有“亮剑”精神,颇具代表的则是由法国、德国、葡萄牙、匈牙利四队所组成的“死亡小组”。对于坐拥三支冠军球队的超豪华小组,在现阶段即狭路相逢,对于四队而言,唯有“亮剑”的勇者,才有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从本小组出线。匈牙利,一个位于东欧的小

话



夜



明
场
面



“亮剑”精神

国,赛前被冠以“鱼腩”称号。其实他们本身实力并不差,只是由于身处群狼之间,相较之下,才显得稍许羸弱了些。面对三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可谓解锁了地域级的难度。赛前,几乎所有人都看衰他们,然而在主场球迷疯狂呐喊的加成之中,全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首战葡萄牙,他们顽强抵抗了80多分钟,而在这之前,他们甚至是领先过。次战法国,他们高举进攻大旗,在夺冠第一热门的对手面前众志成城,率先取得进球,无奈差距使然,最终被扳平,但这并不妨碍全队赛后仿佛获得胜利般庆祝。相信他们的胜利,一定会到来。

高卢雄鸡法国队,依然享受着顶流的待遇。无论是把德国边路突成筛子的姆巴佩,还是跑动积极、覆盖全场的坎特,都让球迷大呼过瘾。尽管只是一球小

胜,但是全队展示出来的攻击欲让他们配得上成为胜利的一方。在德尚振臂欢呼之下映衬的,则是勒夫深深的落寞。

上周六晚的德葡大战,则是贡献了本届欧洲杯开赛以来最好看的上半场。36岁的C罗宝刀未老,老而弥坚,用不懈的奔跑以及坚毅的眼神告诉世人:我依然还是那个男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德国战车,后来者居上,戒骄戒躁,坚决贯彻进攻套路,最终逆转伊比利亚劲旅,让总裁的努力沦为徒劳,深感岁月弄人无情之余,感叹进攻足球的深切魅力。四支球队,共同的“亮剑”精神,让F组的比赛无疑成为了最精彩激烈的一组。

好在,三队依然都把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出线巨大的诱惑,唯有勇气和胜利的渴望,拿出“亮剑”精神,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毕竟,于每个球员、每支球队而言,或许都应该有这样的“亮剑”精神。